

天涯异草

“玫瑰露小说”:通俗文化的花魁

□沈大力

公元13世纪,法国巴黎盆地的诗人吉约姆·罗斯受拉丁诗翁奥维德的启迪,创作出《玫瑰传奇》(Le Roman de la Rose, 1236),以玫瑰作为女性恋人的化身,象征贵族名媛的高雅和纯洁,歌咏中世纪的骑士爱情。将近40年后,卢瓦尔河右岸的学者兼诗人让·德·莫恩又为《玫瑰传奇》撰写续篇,将原作4000行八音节诗句大大扩充,使之成为一部中世纪骑士文学的经典巨制,在法国逐渐传播开来,至14世纪得到意大利大诗人彼特拉克赞赏,后又被乔叟译成英文。16世纪,它由克莱芒·马洛改译为现代法语,进入法国文学宝库。比吉约姆·罗斯稍早一些,游吟诗人让·勒纳尔也曾有过一部《玫瑰传奇》(亦称《吉约姆·德·道尔》)问世。同样以玫瑰花象征纯洁无邪的爱情,描述吉约姆的姊妹列奥诺尔洗清对她贞洁的污蔑,为已昭雪,最终幸运地获得了日耳曼尼亚国君的宠爱。

以上两部《玫瑰传奇》均以玫瑰为修辞格来展现中世纪骑士与淑女的爱情。玫瑰,尤其是红玫瑰,成为热烈爱情的象征,绽放在法国文坛。世界进入20世纪下半叶,欧美社会又涌现出一种以玫瑰为意象的“玫瑰露小说”(le roman à l'eau de rose),凸显现代西方世界的文化消费热。专门炮制此类小说的禾林出版社每年推出700种诱人的言情故事,以“阿乐坎”(Harlequin)和“孔雀石箱”(Turquoise)等不同名目的丛书在全球发行,读者多达五千万,发行量远超巴尔扎克的人间戏剧,占据着大片图书市场份额。玫瑰露小说属于当下时髦的杂志文学(roman de la gare),并非敦诗说理的严肃文艺。顾名思义,它是旅人利用候车时间,从站台报亭买来消磨时间的,匆匆翻看一遍,火车进站就扔进垃圾箱了事。也有女子背着丈夫买一本玫瑰露小说,然后乘车来回转一圈,在旅途中自我放飞,满足对性爱小说兴趣,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回家照样装正经的情况。

禾林出版社在全球十来个国家都有分支。巴黎分社位于第13区万桑·奥里厄尔林荫大道,办公楼建于1878年。禾林巴黎分社在大楼五层,其中一个会议厅供“爱情社”聚会,成员都是经营罗曼司的专业户。这些精心挑选的二十来名博主构成一个神秘的小圈子,见天围坐一桌,商讨如何利用网络交流信息,推进言情小说营销,圣诞节前夕热议可销售的书目。会议厅天窗墙壁映出言情小说的氛围,哲理色彩甚淡。总编辑温兰明示,该社从创建即推出“阿乐坎”丛书,讲述才子佳人,或神秘小圈子与“火焰女”的艳史。被反复强调的出版秘诀是:一成不变,以爱情为主线,主人公必须遵循既定轨迹,蕴含温情人性,不失风流色彩。从男女相会,经过彼此引诱,相互交锋,到袒露衷情,大都以成婚收束。心理学家阿妮克·乌埃勒著有通俗文论《爱情小说及其读者》,她以禾林出版社的“阿乐坎”丛书为范例,剖析玫瑰露小说中言情与受众的互动关系,指出:此类小说基于恋爱里的层层障碍,构成曲折情节,但最后落点都以圆满终结,为读者释怀。宗旨是

“为爱而爱”,让人获得心理满足。

据乌埃勒女士披露,万桑·奥里厄尔林荫大道大楼的地下室是一座神秘的书库,由金属门紧锁。库内没有窗扉,仅由霓虹灯照明。藏书室数十排书架上,珍藏着阿乐坎历年出版的玫瑰露小说样本。最早是于1978年发行的袖珍本《西里里悲歌》,当时售价仅为六法郎。故事叙述年轻女郎沃娜放弃平静生活,嫁给西里里马克迪·弗尔佐维奇,不幸遭遇一颗冷酷的心,矛盾迭起。该书作者维奥莱·温斯比亚,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言情小说写手。正是他为阿乐坎丛书推出了第一桶金,由此发迹。另一部珍藏的小说样本是《傲慢的邻居》,女主人公名叫伊莎贝拉。她刚搬进一家农场,与赫尔特·赫斯特为邻。对方是一个目光凶猛的粗野汉子。双方产生一连串冲突。一部部描绘鸳鸯蝴蝶恋情的“玫瑰露”,如同雨后的蘑菇一般破土,使阿乐坎丛书成了驰名远近的一个著名品牌。“阿乐坎”与时俱进,不断花样翻新,增添了《白色系列》和《日暮城系列》。《白色系列》的主笔维多利亚偏爱医务群落,专写烈女情事。另一写手则善于将读者引入中世纪苏格兰的腹地。《日暮城系列》一时尚走俏,作者还在爱情故事中引进吸血鬼和豺狼形象,使小说具有奇幻色彩。

前两年,影片《格雷的50色调》风靡法国城乡,“玫瑰露小说”紧抓新机遇,以大胆色情风格提升魅力。有一首诗说,一朵玫瑰凋谢了,另一朵玫瑰即刻会接着绽放。玫瑰露小说正是这样,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脱离不开爱情主题。中国古代有哲学家告子跟孟子辩论,告子说:“食色,性也。”他强调色是人的自然本性,坚称性即是色。玫瑰露小说抓住人性好色,以“色”为要义,正是它投人所好的关键,故而长此不疲,即使是纯粹着眼赤裸的商业目的。阿乐坎总编辑温兰决定往玫瑰露小说里注入“性”因素,多一个选项。他认定,只要无损于小说的浪漫爱情主线,在罗曼司里增添性感因素,加进性爱,可使之成为畅销书,招引来一群新读者,为阿乐坎丛书拓展领域。事实上,性爱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本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乌埃勒女士分析法国人推崇玫瑰露小说的原因,说道:“这种文学形式之所以能够持久,并非只因为它采纳时代新颖模式,迎合社会演化,而是出版者掌握了依赖性的进程,采用杂志预订、低价促销和电子书多种手段。这样巧妙施展营销术,最终吸引到难以抑制个人欲望的读者。在追求安慰,特别需要情感填补的女读者身上,这种依赖性尤为强烈,但小说长度不得超过160页,结局必须圆满,一概以‘有情人结合后生活美满幸福,生下许多子女’作为尾声落幕”。

阿乐坎丛书每年在法国出版的600种玫瑰露小说中,90%以上都是翻译作品,原作多为英语故事,一般发生在摩门教徒中。对此,出版部主任桑德丽娜·吉哈尔提出异议,说美国那达的情景与法国女读者日常生活距离太远。而且小说主人公总是白人,会让读者腻烦。大家觉得需要增添一些色彩,提出选非洲裔美国黑人的情感纠葛来渲染。不妨往多渠道,多文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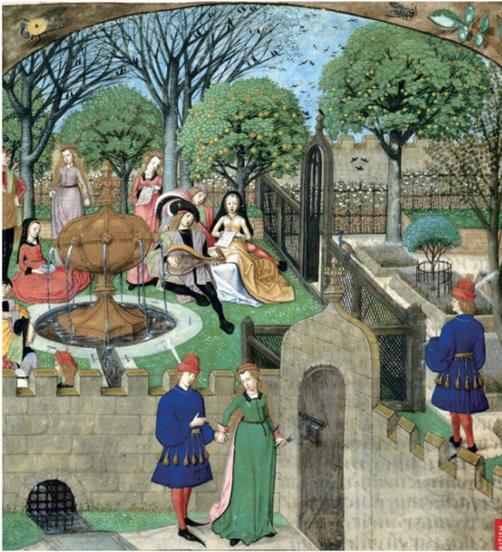
方向扩展。编委会一些人准备赶时髦,认为那样做并不伤风化。须知,在法国,自由至上,并不明令禁止淫秽产品。

伊丽莎白·马赫赞不热衷于翻译,推出了《天蓝丛书》。这是阿乐坎20年来一直约她撰写的书目。她编写的《天蓝丛书》照顾到法国妇女避讳过于放肆性爱场面的习惯。依她之见,要特别倚重“内心独白”,这是阿乐坎丛书的诀窍。可以想见,无论是纯情少女,还是饱受磨难的女弃妇,都不是像一些死啃书本的老雕虫所讥笑的那般幼稚,并非是一双双“浅口薄底皮鞋”。格温兰宣称,当一位女读者翻开一本阿乐坎言情小说,她知道爱情一定会胜利。对于各方面都不般配的情侣,若企望达到幸福和谐的爱情彼岸,靠的是活力,而非得寻求个既定出路。她认为,侦探小说往往达不到这种效果,因而反问:“难道侦探小说的读者不知道,读到最后一页时,罪恶必将被披露?”一念及此,这位玫瑰露小说的捍卫者得出结论:罗曼司与女性主义并非相悖,不是二律背反。在她眼里,女性虽然不能与男子平等,但她们的勇气是值得赞叹的。至于那些爱读当代罗曼司的少女,她们实际上不会因乱象受惊。总之,甜酒一定是好喝的。

说到玫瑰露小说的源头,则要追溯到1949年,加拿大人查理·里波尼卡斯特在经历南极洲冒险之后,回国创建了自己的企业“阿乐坎有限公司”,专事再版廉价侦探小说、食谱和西部历险小说。为了向前拓展,这个商人意识到必须面向有阅读习惯的女性对象。妻子玛丽告诉他:“我们要读的是结尾圆满的言情小小说。”一语道出了尔后阿乐坎丛书获得成功的基础概念。

玛丽是一位情感文学的拥趸,喜欢读英国mills and boon出版社自1930年发行的供妇女休闲的怡淡小说。查理购入这家出版社一些版权,接着于1970年将这家公司吞并,生意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他不专门针对一小撮精英,而是面向大众,打入超市去争取读者。在他推动下,书籍变成了大众消费品,摆进罐头货架,引起不到50岁的干练家庭主妇关注。这些妇女受广告诱惑,被袖珍玫瑰露小说性感的封面,上边男女热烈拥抱的镜头和异域风情吸引,加之菱形精美图案吸引眼球;这样的逻辑斯足以展现一种女性休闲的浪漫境界。再讲,此种书售价低廉,一册只需花几个加元。而且,波卡尼斯特的推销术不局限于此,他还提出附加洗衣粉赠品的一系列优惠价货品。这个有才华的生意人雄心勃勃,进而要征服全世界,“阿乐坎”遂在十来个国家雄风劲。1978年,巴黎林荫大道万桑·奥里厄尔分支顺势开张,迄今运营不衰,主要股份目前由法国阿舍特出版集团控制。

玫瑰原产自中国,后传入欧罗巴,竟成为欧洲人最喜爱的艳葩。玫瑰露则是通过蒸馏玫瑰花瓣取得,主要采用保加利亚的“大马士革玫瑰”和出自法国格拉斯的“五月玫瑰”。由于玫瑰花是欧洲人眼中爱情的象征,玉之尤精者曰玫瑰,玫瑰露就变成了禾林出版社言情小说的芳名。“玫瑰露”一词使这类小说



《玫瑰传奇》插画

总体有了温情色彩,读者不必去冒险吃禁果,尤其赢得不惑之年妇女的欢心。一册在手,半老徐娘们立时回到畴昔,重温昔日恋情。《危险情愫》里女主角的经历就起到这种作用,让读小说的安娜忆起年轻时跟男友吉米销魂的热吻,顿时脸红心跳,闭上了双眼。安娜从法国教育部工作岗位上退休下来,至今屋内书架上还摆着阿乐坎玫瑰露小说,珍藏着《雪天拥抱》《激情奔放》和《博莱克勒堡的邂逅》等,都是她15岁上就读得爱不释手的“玫瑰露”闲书。

有些人认为玫瑰露小说已经过时,其实不然,它远没有失去昔日的魅力。自创始之日起,读者一直络绎不绝,至今总销量超过70亿,码洋达到1500万欧元。要寻“阿乐坎”的粉丝概貌,今年51岁出生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波城的贝雅特里丝就是个典型。她在旅行社当营业员。1978年,母亲让她去买食品,她却钻进书店买回了本“阿乐坎”玫瑰露小说,现在每天必读一本。她坦言:“读这种小说如同旅游,可以发挥想象力,从没有失望过,实在没有必要去看什么电影,还得抹眼泪。”她这样处世,有时刺激丈夫,但对对方还是包容忍态度。因为,这总比让她去夜总会,或狂欢节跟群魔狂舞好得多。27岁的女服装店员帕美拉跟她同样执着,每月要读两本,甚至四本“玫瑰露”。她并不在乎书中的色情描写。因为,这本是生活的一部分。45岁的中学法语教师西尔维娅比她更痴心,每月阅读量达到十来本。她坦言自己虽然喜欢雨果的作品,但阅读大文豪的作品太费脑子,不如翻看“阿乐坎”来得轻松。至于现实主义小说里涉及的强奸、吸毒、卖淫情节都过于刺激人。她不喜欢那样面对现实,而向往离自己生活远一些的天地。

文学经典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粹粹,是其文化传承的核心所在。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图书出版项目,美国文库(Library of America)致力于再版美国经典作品,以传承美国最伟大的文学声音为使命,搜寻并再现了大量优秀作家的绝版文字,并发挥其在美国文化记忆中的经典重塑作用。美国文库初创于1979年,以法国七星文库(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为范例,这一非盈利性的出版组织作为美国经典作品的验金石,自1982年出版第一卷美国文库系列作品集以来,为全面反映美国历史和文化作品,为真正了解美国整体面貌与文明,为认证经典文学作品的时代价值作出了贡献。

自1982年出版第一部《赫尔曼·麦尔维尔选集》至今,美国文库已相继编撰出版文集350余部,其中包括美国开国元勋相关著作14部;美国各时期诗歌集5部;非裔民族相关文集17部;美国犯罪小说、奇幻故事、科幻故事、音乐剧等类型文学文集10部;美国历史战争相关文集11部。40年来,美国文库出版美国经典作家的小说文集数量最多,其中单个作家收录出版卷数较多的有:亨利·詹姆斯(16卷),菲利普·罗斯(10卷),马克·吐温作品集(7卷),伊迪丝·华顿、威廉·福克纳、娥苏拉·勒瑰恩、约翰·厄普代克作品集各5卷,库尔特·冯内古特、埃尔莫尔·伦纳德、赫尔曼·梅尔维尔、詹姆斯·库珀、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约翰·斯坦贝克、索尔·贝娄作品集各4卷。纵览以上美国文库出版文集名录不难发现,美国文库所收录的经典作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等传统经典文学范围,而是涵盖更广泛、更多元的文

与美国文库四十年 与重塑文学经典

□王 薇 杨兴隆

学、文化范畴。美国文库以其卓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姿态,将美国经典文本从诗歌、小说拓展至新闻和叙事史,从名人回忆录和演讲扩展到犯罪小说、科幻小说和其他类型体裁。随着新条目的增加,美国文库试图从多侧面对美国历史与文化进行整体映照,多维度地传承着美国的民族血脉,揭示当代价值体系下的经典美国作品。

非盈利性质的美国文库将市面上已有众多版本的美国经典文学作品集成系列再次出版,其版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遵照经典作品作者的意图,由学界公认的学者筹划编辑,并耗费巨大精力对先前已有版本的错误和遗漏进行校正。因此,每卷美国文库文本之后的附录中均包含作者生平和年工作表、每卷编辑学者每部作品、专门用于每部作品所选文本撰写的简短评论性文章以及相关史料文件。例如,1982年出版的《沃尔特·惠特曼诗集》中收录并修订了惠特曼每个版本的诗集,其中就包括完全按照1855年的第一版《草叶集》形式编辑的原诗诗作。又如,在《爱默生文集》中,美国

文库不仅收录爱默生作为散文家的卓越之作,还收录了其作为诗人创作的数百首诗歌及其珍贵手稿,为读者首次呈现了爱默生超越超验主义哲人身份之外欣喜若狂和神秘冥想的另一侧面。再如,在对海明威的前三部长篇小说的合集中,美国文库版本特别更正了以往版本的错误,更改并还原了海明威原始标点符号,恢复出现了当初在三部小说中因恐生诽谤而被编辑删除的真实人物的引用,并在结尾添加了海明威与众多作家的互通信

件,上述更新后原初文本、详尽注释、研究年表和作家新见,为学界理解海明威笔下人物与典故提供了重要参考。

美国文库不仅重视经典文学作品的重新校对,而且更为关注展现作家全面而真实的文学风格。为了甄别作品的权威版本,以最接近作者的初衷的样式推出文集,美国文库历时追溯每个作品的印刷和出版历史,试图掌握作品准确写作时间、出版前后版本有无异同、作者发送给出版商和校对者的副本以及评论出版、流通的全过程细节。美国文库会对出版过程的讨论、后续印刷中所做更改的文档记录、出版商档案等进行详尽追查。在此过程中,美国文库不仅力求呈现文学作品的原貌,更揭示经典文学作品成型的历史脉络。例如,当代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以琐碎主题和极简文字而被誉“极简主义之父”,但正如美国文库《卡佛短篇小说全集》中的附录所示,卡佛的极简风格实则是编辑戈登·利什对卡佛作品进行大幅删减的结果。2009年,美国文库首次将卡佛短篇小说原稿(新手)与利什编辑后版本(当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谈论什么)选入同一文集中,读者可以在两者对比中清晰发现卡佛极简文字风格形成背后的真正力量。可以说,正是美国文库的收录为读者了解作家的真实风格和作品原貌提供了契机,更为了解文字背后的经典形成因素提供了有力的文本支撑。40年来,在实现对经典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校对梳理的过程中,美国文库致力于使读者可以按照作家的意图,准确地阅读文字及其背后的思想而不受外在因素的制约和阻碍。

美国文库对以往经典作品的补充和丰富,标志着现代人对过去经典的新理解和新判断。首先,美国文库致力于系统性收录文本,尤其强调原版书、绝版书的重新面世。例如,在出版《约翰·奥哈拉作品集》时,美国文库收录了1938年《天堂的希望》这一早已绝版的书籍。又如,美国文库在整理出版佐拉·赫斯顿作品时,收录了其大部分绝版小说,并在其自传中恢复了因政治争议、性坦白或恐生诽谤而遭删减的文本段落。

其次,美国文库还不断塑造经典文学的新内容,从而展现现代人对经典的现实态度。例如,《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作品集》收录了之前未被收集过的演讲与信件,并添加详细的注释,说明那些贯穿文本始终的引文与典故。在《桑塔格文集》中,美国文库首次收录出版六篇从未结集出版的随笔,首次系统展现了作家广泛的研究兴趣与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敏锐观察反思。在对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所做的文本调查中,美国文库发现了众多因性别、种族或政治原因而被删减或更改的段落,并且出版了在作家巅峰时期未出版的小说《住在地下的人》。“住在地下的人”是对警察暴力和种族不公的毁灭性写照,是对受压迫个体努力应对生活重压的白描。赖特被封存了许久的作品,通过美国文库的挖掘重见天日,与当下的美国现实新闻报道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引起了评论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这无疑体现了美国文库在文学遗产中发掘与现实共鸣经典作品的当下意义。

经典文学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其始终处于一个动态过程,可为解读不同时代、阐释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指导。可以说,多年来,美国文库始终致力于被遗漏、被删减、被篡改的作品及其相关记录、信件、文章、评论、报告等信息的回收与再加工。这种对经典作品的复兴式发掘,正是对读者变化与现实变化的互补。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寻回了文学遗产中重要的且经常被忽视的部分,践行了每个时代需要重拾经典作品的义务。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美国文库收录出版系列的美国经典文学作品,其中既有公认的经典文本,也有被遗忘的杰作,以及林林总总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和史料。美国文库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经典的阅读体验,更为展示美国文学遗产不为人知的多侧面和多样性提供了平台。在其短短40周年的历史中,美国文库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以严谨的学术作风,完善着美国经典文学史,以经典与现代并行的收录标准,彰显美国经典文学的生机,为经典文学在文化生活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Advertisement for 'People's Literature' (人民文学)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Qin River' (淇水)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dvertisement for 'Liberation Army Literature' (解放军文艺)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Jiangnan' (江南)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